

天鹿丛书

然子孟浩 诗选

陈贻焮 选注

春 眠 不 觉 晓
处 处 闻 啼 鸟
夜 来 风 雨 声
落 知 多 少

天鹿丛书

孟浩然诗选

陈贻焮 选注

河北教育出版社

天鹿丛书
孟浩然诗选
陈贻焮 选注

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 3印张 1999年1月第1版
199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4,000 定价:4.50元

ISBN 7-5434-3328-1/I·398

前 言

孟浩然，襄州襄阳（今湖北襄阳县）人，生于武后永昌元年（689），卒于开元二十八年（740）。他一生的经历比较简单。王士源当日编订《孟浩然集》，曾在序中叹息道：“嗟哉！未禄于代，史不必书。”后来新旧《唐书》都替他立了传，这总算颇不容易了。但《旧唐书·文苑列传》却只寥寥记下这么几笔：“隐鹿门山，以诗自适。年四十，来游京师，应进士，不第，还襄阳。张九龄镇荆州，署为从事，与之唱和。不达而卒。”《新唐书·文艺列传》写得稍微多一点，记了他在太学赋诗；在王维署

中偶值玄宗，令诵己作，因皇帝不满于“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两句而见放；以及采访使韩朝宗曾约他一同入京，想要将他推荐给朝廷，他却故意与人饮酒，弄得韩朝宗很生气，京师也就没去成了；等等。但内容还是很空泛。

历来的记载都说孟浩然隐居鹿门山。其实他的家并不在这里。孟浩然有个叫王迥的同乡好友，孟集中写到他的诗很多。《全唐诗》收录了这人的一首题为《同孟浩然宴赋》的诗，前缀小传说：“王迥，家鹿门，号白云先生，与孟浩然善。”这几句话都是从孟诗中钩稽出来的。根据孟浩然的《白云先生王迥见访》“归闲日无事，云卧昼不起。有客款柴扉，白云巢居子。居闲好艺术，采药来城市。家在鹿门山，常游涧泽水”，和《登江中孤屿赠白云先生王迥》“忆与君别时，泛舟如昨日。夕阳开晚照，中坐兴非一。南望鹿门山，归来恨相失”这两首诗，既知王迥“家在鹿门山”，而他送别王迥“归来”时还要“南望鹿门山”，那末，他当时显然是不住在鹿门山了。

原来他家的本宅叫涧南园，在襄阳郭外：“弊庐在郭外，素业唯田园。左右林野旷，不闻城市喧。钓竿垂北涧，樵唱入南轩”（《涧南园即事贻皎上人》）。他当时大概就住在这里。涧在屋北，所以称北涧。屋在涧南，所以叫涧南园。这北涧可行船。他经常乘船从这条涧中到各处去游赏：“北涧流恒满，浮舟触处通。沿洄自有趣，何必五湖中”（《北涧泛舟》）

他的《都下送辛大之鄂》说：“余亦忘机者，田园在汉阴。”又《秦中苦雨思归赠袁左丞贺侍郎》说：“我家南渡头，惯习野人舟。”水南为阴。知涧南园在汉水之南、渡口附近。

又《南山下与老圃期种瓜》说：“樵木南山近，林间北郭赊。先人留素业，老圃作邻家。”鹿门山在襄阳东南三十里，中隔汉水。诗中的“南山”如果是指鹿门山，那末，论远近就不会着

眼于郭了。正因为近郭，所以才有“林间北郭赊”之句。这也就是“弊庐在郭外，素业唯田园。左右林野旷，不闻城市喧”的意思。可见这两首诗中所说的“素业”都是指涧南园而言。襄阳城在汉水曲折处，汉水绕过襄阳城的北面和东面。城北临江而无山，城南九、十里内却有岷山、卧龙山、白马山等。涧南园若在“北郭”外，则临汉水而不近“南山”，若在南郭外，则近“南山”而真与“北郭赊”了。可见当在南郭外。

王士源《孟浩然集序》说：“开元二十八年，王昌龄游襄阳。时浩然疾疹发背，且愈；相得欢甚，浪情宴谑，食鲜疾动，终于冶城南园，年五十有二。”现可查考的冶城有两处：一在今江苏南京市西；一在今湖北黄陂（见清徐瀛新修《黄陂县志》）。都不合。想这冶城当在襄阳近郭一带，因年代久远，旧名失传，而“冶城南园”就是那个涧南园。

案古代称冶铸军械之处为冶城。如南京那个冶城本吴冶铸处。《清一统志》引《水经注》说：“岷山上有桓宣所筑城。”又载：“檀溪，在（襄阳）县西南（四里）。……《梁书·武帝纪》：东昏即位，高祖潜造器械，多伐竹木，沉于檀溪，密为舟装之备。”或桓宣所筑之城为冶城，后梁武帝又在这里潜造器械而沉于檀溪以舟装之。如果真是这样，那末就可进一步推断冶城南园（也就是涧南园）当在城南七八里、东临汉水的岷山附近。

他的《途中九日怀襄阳》说：“去国似如昨，倏然经杪秋。岷山不可见，风景令人愁。谁采篱下菊，应闲池上楼。”又《伤岷山云表观主》说：“少小学书剑，秦吴多岁年。归来一登眺，陵谷尚依然。……因之问闾里，把臂几人全？”这岂不是明明说他的闾里、园庐是在岷山附近么？他的《岷山送萧员外之荆州》说：“岷山江岸曲，郢水郭门前。……亭楼明落照，井邑秀

通川。涧竹生幽兴，林风入管弦。”这诗写的虽是登岘山所见，却可看成为岘山下他家南园所在江村的鸟瞰图。



河南园鹿门山示意图

(据王万芳《襄阳府志·襄阳县輿图》绘。·号为河南园，方位酌定。)

他的《仲夏归南园寄京邑旧游》说：“中年废丘壑，上国旅风尘。忠欲事明主，孝思侍老亲。归来当炎夏，耕稼不及春。”可见他中年入长安以前和远游回里以后，大半生多侍亲居住在南园，而鹿门山只不过是偶尔盘桓的别业。

二

为了有助于推断孟浩然的生平事迹，应先谈谈他和张子容的关系。

张子容是孟浩然的同乡老友，于先天二年（713）中进士，后曾贬为乐城尉（见《唐诗纪事》）。根据孟浩然的《除夜乐城

张少府宅》“如何岁除夜，得见故乡亲”，《岁除夜会乐城张少府宅》：“畴昔通家好，相知无间然”，和张子容的《送孟八浩然归襄阳二首》其一“因怀故园意，归与孟家邻”，可知两人不仅是同乡，且有通家之好，园庐相近，过从很密。孟浩然的《送张子容赴举》说：“茂林余偃息，乔木尔飞翻。无使谷风消，须令友道存。”孟在政治上对张有所期望，足见两人相知之深。又《寻白鹤岩张子容隐居》说：“白鹤青岩畔，幽人有隐居。阶庭空水石，林壑罢樵渔。岁月青松老，风霜苦竹疏。睹兹怀旧业，携策返吾庐。”这诗当是张离乡从政多年后孟过其隐居，有感于人去楼空而作。《襄阳府志》（清王万芳纂）载：“白马山，在县南十里，一名白鹤山。”白鹤岩当在白鹤山。张、孟两家确乎相去不远。

孟浩然四十岁入京应试。失利后随即游吴越，于永嘉（今浙江温州市）上浦馆遇张子容，曾同游江中孤屿。之后又到乐城（今浙江乐清县）张宅去过年。第二年初春他们分别后张入京，孟还乡。关于这些事，孟浩然都有诗纪述，张子容也间或有诗写到。之后似乎就很难在孟集中找到张子容的踪迹了。其实集中还有不少有关张子容的诗，只是因为改变了称呼，一直未被人发觉而已。

他的《奉先张明府休沐还乡海亭宴集》说：“自君理畿甸，余亦经江淮。万里音信断，数年云雨乖。归来休浣日，始得赏心谐。朱绂心虽重，沧洲趣每怀。树低新舞阁，山对旧书斋。何以发佳兴，阴虫鸣夜阶。”原来这位被称为“张明府”的奉先县令就正是张子容。

据这诗可知：一，张明府是京县奉先县令。他这次是“休沐（休假）还乡”。初归宴集时约在秋季。二，这人和孟浩然是老朋友，他们前在某地别后，张即入京做了“畿甸”（京县）奉

先县令，孟则经江淮归里，几年不见，今又重逢。三，张曾隐居故里，发迹后于“旧书斋”旁建“新舞阁”——海亭宴集宾朋。

他的《同张明府碧溪赠答》就详尽地描述了张于别业蓄姬妾、开舞筵、宴客游赏等情事。又《秋登张明府海亭》说：“欢逢彭泽令，归赏故园间。余亦将琴史，栖迟共取闲。”知他这时期竟搬到海亭去和这位张明府一同“栖迟取闲”，足见两人交情之深。根据《卢明府早秋宴张郎中海园即事》、《同卢明府早秋宴张郎中海亭》和《秋登张明府海亭》这三首诗的题目，可知海园就是海亭，张郎中就是张明府。他又有一首题为《卢明府九日岷山宴袁使君张郎中崔员外》，据此可知这位张明府（即张郎中）所还之乡就是襄阳，而海亭（即海园）就在襄阳附近，并不在海边。根据他们的情谊、行迹等判断，这位张明府就只能是张子容而非别人了。既是张子容，则可进一步揣知：一，“自君理畿甸，余亦经江淮”是指他们在越中别后的事。“淮”，指扬州。扬州属淮南道，故称。下句是说他自己从越中经扬州西归襄阳。据上句，知张子容那次自越入京后就做了奉先县的县令了。二，“旧书斋”在白鹤山而“新舞阁”海亭（即海园）则当在邻近的卧龙山。前面已论证张子容的隐居在襄阳城南十里的白鹤山。这里的“旧书斋”当即指这一隐居。王万芳纂《襄阳府志》载：“卧龙山，在县南十里，下有习家池，上有望海亭。”这望海亭可能就是张子容海园中的海亭。张前曾贬官乐城尉，当时他写到海的诗句极多，如“来过海岸家”、“灵异寻沧海”、“海气朝成雨”等等。而且乐城附近的永嘉，有颜延之修建的望海亭（见《浙江通志》）。他这次“荣归”故里，以“海”名园亭，可能和他的这一段经历有关。“旧书斋”在白鹤山，“新舞阁”在卧龙山，而两山贴近相对，所以说：“树低新舞阁，山对

旧书斋”。习家池在卧龙山下。《卢明府早秋宴张郎中海园即事》说：“暂滞海池游。”这“海池”莫非就指习家池而言？

据孟浩然的《同卢明府饯张郎中除义王府司马海园作》和《送张郎中迁京》，知张子容不久即除义王府司马，赴京就职。

义王李玘是玄宗第二十四子，于开元二十一年始封，二十三年七月改名后又重封，随即开府置官属（见《旧唐书·玄宗本纪》）。据《同卢明府饯张郎中除义王府司马海园作》“上国山河裂，贤王邸第开。故人分职去，潘令宠行来”，知义王开府和张子容除官二事相隔不久。可见张除义王府司马当在开元二十三年七月义王重封始开府置官属后几月或次年（开元二十四年）。诗中先称张为“明府”，后改称“郎中”，想张在乡期间已免奉先令而迁郎中了。从张初回到离去，孟浩然所作有关诗篇几乎可按季编次。据此可知张头年秋归里，次年秋后又返京，在乡休假整一年。既知他返京任义王府司马在开元二十三年七月后几月或二十四年，那末他自奉先县还乡休假就当在二十二年或二十三年秋。

得出了这个数据，现在就好进一步来探索孟浩然的行踪事迹了。

三

《旧唐书·文苑列传》说他“年四十，来游京师，应进士，不第，还襄阳”。他生于永昌元年（689），则入京应举在开元十六年（728）。他的《赴京途中逢雪》说：“迢递秦京道，苍茫岁暮天。”知此行在年底。《长安早春》：“何当桂枝擢，归及柳条

新。”这诗当作于开元十七年（729）早春临试前。这时他对考试抱着很大的希望，哪知终于失败了。

王士源《孟浩然集序》说：“（孟浩然）在长安，间游秘省。秋月新霁，诸英华赋诗作会，浩然句曰：‘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举坐嗟其清绝，咸阁笔不复为继。丞相范阳张九龄、侍御史京兆王维、尚书侍郎河东裴朏、范阳卢僎，大理评事河东裴揔、华阴太守郑倩之、□□因守河南独孤策，率与浩然为忘形之交。”知他应举不第后仍留长安。他的《题长安主人壁》说：“久废南山田，谬陪东阁贤。欲随平子去，犹未献《甘泉》。……我来如昨日，庭树忽鸣蝉。……授衣当九月，无褐竟谁怜！”“谬陪”句即指和张九龄、王维等交往事。据“我来”二句、“授衣”二句，知这诗当作于开元十七年九月。考试失利，他又打算献赋上书求汲引。《南阳北阻雪》说：“十上耻还家，徘徊守归路。”可见他当时真献过赋，但仍无结果。

据《秦中苦雨思归赠袁左丞贺侍郎》“明敷逢圣代，羁旅属秋霖。……寄言当路者，去矣北山岑”，又《岁暮归南山》“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知他秋天里即已思归，但到岁暮才成行。《新唐书·文艺列传》载：“维私邀入内署，俄而玄宗至，浩然匿床下。维以实对，帝喜曰：‘朕闻其人而未见也，何惧而匿！’诏浩然出。帝问其诗，浩然再拜，自诵所为；至“不才明主弃”之句，帝曰：‘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因放还。”《岁暮归南山》明明是临归时所作，似不当有此事。想出于好事人伪托，不足信。

《京还留别新丰诸友》当作于离京赴洛首途时。《初出关旅亭夜坐怀王大（昌龄）校书》当作于出潼关时。《唐城馆中早发寄杨使君》“犯霜驱晓驾，数里见唐城。旅馆归心逼，荒村客思

盈”，是归途中经今河南唐河县时作。《夕次蔡阳馆》“听歌知近楚，投馆忽如归。……明朝拜嘉庆，须着老莱衣”，是归途中经今湖北枣阳县蔡阳铺时作。蔡阳铺离襄阳很近。“嘉庆”一作“家庆”。唐人与亲别而复归，谓之拜家庆（见《韵语阳秋》）。据《书怀贻京邑故人》“慈亲向羸老”等句可考知他母亲还健在，所以说“须着老莱衣”。既然已经到了家门口，想他真的就是在“明朝”到家的。他于开元十六年（728）冬冒雪入京，其后另一年冬又冒雪返里，在长安起码呆了整整一年。

他的《自洛之越》说：“遑遑三十载，书剑两无成。山水寻吴越，风尘厌洛京。扁舟泛湖海，长揖谢公卿。且乐杯中酒，谁论世上名！”知他游吴越是在入京应试失利之后。现在既已探索出他出京即还襄阳，可见他回家后不久又离乡赴洛阳，再“自洛之越”的。

隋唐时“自洛之越”多循汴水、邗沟、江南河。汴水即广济渠。这渠于荥阳（今河南荥阳县）北受黄河之水，经汴州（今河南开封市）、宿州（今安徽宿县）、泗州（今安徽泗县）入淮水。入越旅客乘船至此东北行至楚州（今江苏淮安县）西南，转邗沟达扬州，于京口（润州治，今江苏镇江市）对岸渡长江，经润州、苏州、太湖达杭州，然后可到越中各处。孟浩然走的正是这条路线。

《自洛之越》是从洛阳动身时作。沿途写了《适越留别谯县张主簿申屠少府》、《问舟子》、《宿扬子津寄润州长山刘隐士》、《扬子津望京口》、《济江问同舟人》等，都有踪迹可寻。写入越后行止的作品就更多。他的《游云门寺寄越府包户曹徐起居》说：“我行适诸越，梦寐怀所欢。久负独往愿，今来恣游盘。”可见他此行专为越中山水而来。吴地只是路过，这就无怪乎他集中绝少吴地纪游诗篇了。

这是他头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到越中来。他在越中呆了几年，有些地方很可能去过不止一次，因此就只能揣摩诗意，大致按时地顺序将他在越中各地的游踪勾勒出一个轮廓来。

四

据《初下浙江舟中口号》“八月观潮罢，三江越海浔”和《与颜钱塘登樟亭望潮作》等，知孟浩然中秋前到达杭州，在钱塘观潮后即乘船经钱塘江口入浙江溯流西上。

浙江有二源。北源叫新安江，南源叫兰溪。二源在建德县（今浙江建德县梅城镇）城东南会合，以下至桐庐一段称桐江。至桐庐纳入桐溪，流经富阳，称富春江。以下流经钱塘南，称钱塘江。孟溯浙江赴天台山，当于建德（今梅城镇）入兰溪经婺州（今浙江金华）而往。

《早发渔浦潭》，溯浙江西上，早发渔浦潭时作。《经七里滩》，初经七里滩时作。作《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建德非吾土”和《宿建德江》时，则已入建德境了。这两首诗中所写都像是深秋景色。中秋后离杭州至此，时节也相符。

《舟中晓望》说：“挂席东南望，青山水国遥。……问我今何适，天台访石桥。”从婺州（今金华）溯东阳江（今名金华江）可到东阳（今浙江东阳县）；而天台山恰在东阳东。据首二句可揣知这诗或作于天台山西东阳附近的东阳江上。

《寻天台山作》说：“欲寻华顶去，不惮恶溪名。歇马凭云宿，扬帆截海行。”又《宿天台桐柏观》也说：“海行信风帆，夕宿逗云岛。缅寻沧洲趣，近爱赤城好。扪萝亦践苔，辍棹恣探

讨。”天台山离最近的海边只有百多里。这两首诗中所说的“海行”，可能是到天台山后曾就近去海上泛舟游览。

他游天台时住宿过的桐柏观是睿宗时为著名道士司马承祯所建。这时司马承祯还在世，但不在这里。他所访的太一子可能是司马承祯（号真一先生）的师兄弟。

他的《越中逢天台太一子》说：“仙穴逢羽人，停舳向前拜。问余涉风水，何事远行迈？登陆寻天台，顺流下吴会。”案曹娥江上游叫剡溪，其一流出天台山，经今新昌县和他源会合。可见他游天台后即由剡溪顺流赴越州（今浙江绍兴）。据这诗揣知他在赴越州途中才遇见太一子。想他“寻天台山”访“吾友太一子”时未曾晤面。

他有一首题为《腊月八日于剡县石城寺礼拜》的诗。案《嘉泰会稽志》载：“南明山，在（新昌）县南五里，一名石城，……梁天监中建安王始造弥勒石佛像，刘勰撰碑，其文存焉。”今新昌县，五代置，唐属剡县，所以说“剡县石城寺”。据这诗知他从天台山沿剡溪赴越州时在“腊月（阴历十二月）八日”前后，途中曾到石城寺礼拜。

《久滞越中赠谢南池会稽贺少府》说：“未能忘魏阙，空此滞秦稽。两见夏云起，再闻春鸟啼。怀仙梅福市，访旧若耶溪。圣主贤为宝，卿何隐遁栖？”秦、稽，谓越州城附近的秦望山和会稽山，借指越州。既知他从天台山抵达越州在岁暮，那末，他到越州以后是先逢春而后逢夏的。据此可将“两见”二句表述为春——夏——秋——冬（在越地的第二年）——春——夏（在越地的第三年）。头年岁暮到越州，第二年一年，到第三年夏写这诗时已有三个年头整一年半，真可算得是“久滞”了。他在越州时也不外乎凭吊游览，写了《耶溪泛舟》、《题大禹寺义公禅房》等诗。他的《东陂遇雨率尔贻谢南池》说：“田家春事

起，丁壮就东陂。……余意在耕稼，因君问土宜。”谢南池是当地人士。可见他在越州时，不仅经常遨游山水，留连忘返，甚至还有在这里归隐的意思呢。

他写作《久滞越中赠谢南池会稽贺少府》时已有“久滞”之叹。永嘉之行，想在此后不久了。

《岁暮海上作》：“仲尼既云歿，余亦浮于海。昏见斗柄回，方知岁星改。”这诗或作于自越州海行赴永嘉（今浙江温州市）途中。时在岁暮。

《宿永嘉江寄山阴崔国辅少府》说：“我行穷水国，君使入京华。相去日千里，孤帆天一涯。卧闻海潮至，起视江月斜。借问同舟客，何时到永嘉？”永嘉江即瓯江，流经永嘉入海。这诗当作于由海入江泊宿于距永嘉不远之处。诗人崔国辅时为山阴（今绍兴）县尉，因使入京。两人当于越州相别，崔北上而孟往南海行，所以有头四句。

《永嘉上浦馆逢张八子容》说：“逆旅相逢处，江村日暮时。众山遥对酒，孤屿共题诗。”上浦馆在永嘉城东七十里。孤屿，在城北永嘉江中，离城一里多。上有浩然亭，是后人为纪念孟浩然曾登此赋诗而建。想他们在上浦馆相逢后即一同到永嘉去游览。这时已快过年，所以在这里稍事盘桓，即应张子容之约，到永嘉东北八十里的乐城（今浙江乐清县）去了。他在张宅度岁情景，见《除夜乐城张少府宅》和《岁除夜会乐城张少府宅》等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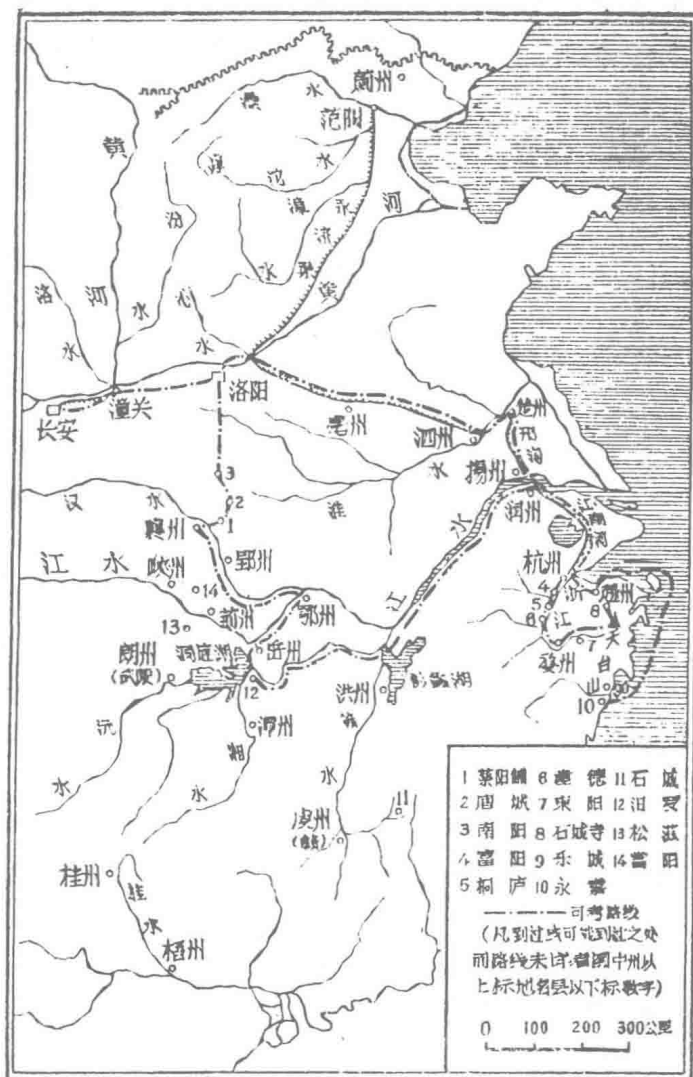
《初年乐城馆中卧病怀归》说：“归来理舟楫，江海正无波。”年初病中已动归思，想不久将海行北返了。《清一统志》载：“三高亭，在乐清县治西塔山之半，俗呼为半山亭。以晋王羲之、宋谢灵运、唐孟浩然尝游此，故名。”可见他当日在乐城游踪的一斑。

《永嘉别张子容》说：“旧国余归楚，新年子北征。挂帆愁海路，分手恋朋情。”知他动身海行北上归楚约在正月，时张子容也将因事北征。张子容《送孟八浩然归襄阳二首》其一说：“东越相逢地，西亭送别津。风潮看解缆，云海去愁人。”张曾到永嘉为孟送别，张北征启程稍晚。

《越中送张少府归秦中》：“试登秦岭望秦川，遥忆青门更可伶。仲月送君从此去，瓜时须及邵平田。”孟诗中的“越中”多指越州。“秦岭”即指越州秦望山，相传秦始皇与群臣登此以望秦中。这张少府当是张子容。他“北征”当是入京。他们从永嘉海行到越州，又得以重逢了。正月张在永嘉送孟，二月孟在越州送张，时间也相符。《广陵别薛八》说：“士有不得志，栖栖吴楚间。广陵相遇罢，彭蠡泛舟还。”述己不遇而漫游吴越与今日自越归楚事。这薛八是他在越州结识的朋友。这诗的题目一作《送友东归》，想薛八将东归越中，他也将同时于扬州解缆，溯长江经“彭蠡泛舟还”乡。

据《晚泊浔阳望庐山》、《自浔阳泛舟经湖海作》、《归至郢中作》等，可揣知他特意从浔阳（今江西九江市）经彭蠡湖（即鄱阳湖）绕道入湘凭吊屈原，之后，即乘船经汨罗江入洞庭湖，于岳阳北入长江，顺流至汉阳，溯汉水而归。《仲夏归南园寄京邑旧游》诗，当作于这年五月（“仲夏”）回到润南园家中不久。

已知：一，孟浩然入长安应举在开元十六年（728）冬，在京起码有一整年，然后于岁暮还乡。二，“自洛之越”到自吴越还乡，前后在越共四年。三，开元二十二年或二十三年秋张子容“休沐还乡”时孟已在家，而这时他写的《奉先张明府休沐还乡海亭宴集》说他和张在越分手到重逢已有“数年”不见：“万里音信断，数年云雨乖。”他跟张在越分手后即归。可见他



孟浩然游踪图